

凌霜降 / 作品

从别人那里听说， 你 曾 喜欢过我

NICENGXIHUANGUOWO

我想就这样，永远地被锈在
想念你的时光里



暗恋如一场隐秘而伟大的戏，从头到尾，舞台上都只有你自己

暗恋女王 凌霜降 纯美诠释
每一段心动从盛开到落幕

赠送最新纯美暗恋长篇小说
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48P 口袋本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

从别人那里听说，
你 曾
喜欢过我



凌霜降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别人那里听说, 你曾喜欢过我 / 凌霜降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511-2534-5

I. ①从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3819号

书 名: 从别人那里听说, 你曾喜欢过我

著 者: 凌霜降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董 舸

特约编辑: 欧雅婷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昆 词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213 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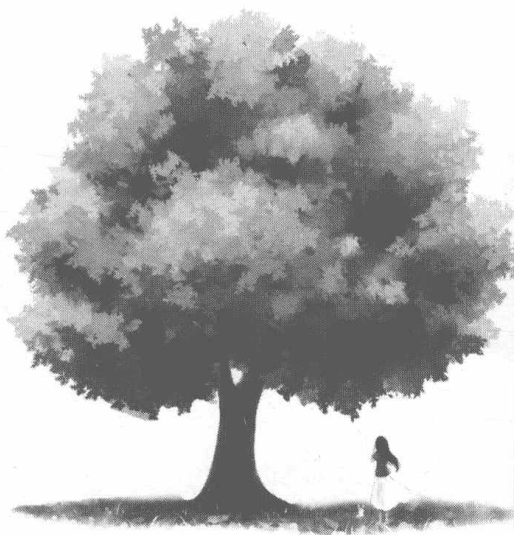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534-5

定 价: 24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樱花海

因为喜欢你，借着你的光
我看见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



/002

九封天堂来信

/021

我在合欢街 45 号等你

/035

樱花街往事

/050

所有终将消逝，唯你依然如故

/067

听说

/084

单车之夏

/101

最好的时光遇见你

/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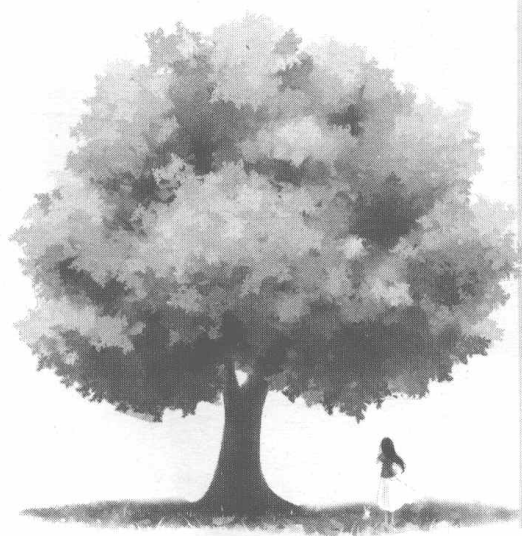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你的故事里缄默不语

/130

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

梦与花

你是上帝派到人间
最好的天使



/146
1999 年夏天的天使与海豚

/155
朝颜的另一个名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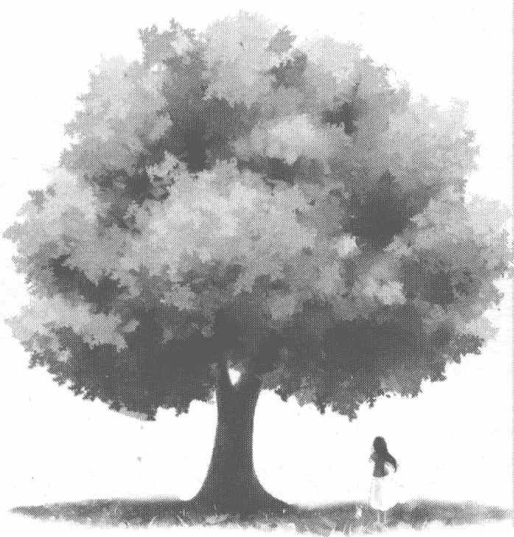
/163
不要忘记顾小卡

/171
冬瓜西瓜不是瓜

/178
凤仙花的忧伤

蔷薇泪

终不能幸免
与这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告别



/184

爱的绿豆糖水

/191

你只是从来不知道我也很爱你

/197

让我抱抱你

/206

时恩，好久不见

/222

我亲爱的小男朋友

/230

我愿一辈子被你依赖

/247

中年美少女黄蔷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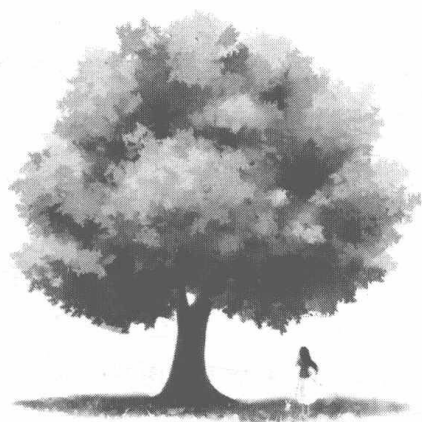
/255

终不能幸免与这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告别

因为喜欢你，借着你的光
我看见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

樱 花 海

YINGHUAHAI





/ 九封天堂来信 /

你收到过来自天堂的信吗？
我收到过。

第一封信，是我住进香樟街 53 号的第二年的夏至那天寄来的。

香樟街 53 号的房子有两层，楼下出租给了卖字画的罗叔，我住楼上。

邮递员送信来的时候，我买了一些水果回来，右手一兜桃子，左手一个西瓜。罗叔对邮递员用手指了指我，说：“那就是叶小桐。”

“叶小桐吗？有你的信，请签收。”邮递员是一个面目有些孤苦的小哥，他把信递给我的时候，毫无笑意。

“谢谢。”我用提着桃子的手接过信，也没看，就上了楼。

夏天的开封，炽热。我洗了个澡后就困了，午睡醒时，窗外斜阳夕照，香樟街已霓虹闪烁，热闹的夜市开始了。

我关上窗隔音，想洗一个桃子的时候，才发现那封信，居然是用钢笔写的地址与姓名，竟然不是打印的公函吗？

我啃着桃子，打开了信。

信并不长。

叶小桐。不知道此刻在读这封信的人会不会是你。如果是你，那应该多好；如果不是，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有兴趣，就当别人的故事看一看。如果无意，便不必再拆开。

叶小桐，我发现了一间叫时光邮递员的店。他们说，我写的信，想在什么时候寄出去都可以。一百年后寄也可以。

我决定给十年后的你写信。

愿神垂怜眷顾你我。

赵樟和写于 2001 年 6 月 22 日

我拿着那页信纸，呆呆地坐在原处，咬了一口的桃子落在地上，也没有去捡。仿佛过了很久很久，我泪流满面地听到了自己悲切的呜咽声。

一年前，我决定从日本京都回开封工作。父兄都对我不去北京而回开封十分不解。

我们家原来就住在开封城边上某一个村子里，后来村子拆迁，我的父亲与兄长拿了钱去了北京做生意，就全都留在了北京。所以，我的故乡虽然在开封，但开封城已经没有我的家了。

香樟街 53 号是我的朋友香和子家的旧房子。香和子与我在京都算是他乡遇故知，她比我大三岁，让我叫她姐姐。她说：你是回开封，又不是去哪儿。姐叫你住你就住。

香樟街其实很小，从街头到街尾，不过九百米。街道两旁都是民国时期的老建筑，西式与中式完美结合的小洋楼。一般人是住不起香

樟街的房子的，比如我们家。我十几岁时经过香樟街，眼睛里全都是艳羡的光，又惊艳，又羡慕。

回来后我花了三天仔细地打扫与布置房子，装了新的窗帘，在阳台种了花草，用毛巾把老旧的原木地板擦得光洁鉴人。收拾好后，我拍了照片给香和子看，她惊叹地说：“哎呀，就和赵樟和住的时候一样干净整齐呀。”

然后，香和子被我忽然汹涌而出的眼泪吓着了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，我只是想你了。”

其实，我只是想赵樟和了。

赵樟和，十年之后，我居然还是这么没出息，听到你的名字仍会泪落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会给我写信。

十年之前，我们几乎没有交集。你怎么会给我写信呢？

2001年，我十七岁，第一次见到你。

我作为我们学校的优等生，去友校参观。你是升旗手，穿一身白色的制服，笔直地站着，像一棵迎着风的树。清晨的阳光下，少年的侧颜刀刻雕琢般精致而柔和。

心怦怦地跳动着，我觉得自己有那么几秒都忘记了呼吸，我听不见雄壮的国歌，我看不见飘扬的国旗，我没出息地被红旗下的少年摄走了心神。

然后，我丢人地晕倒了，引起了一小片的混乱。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混乱中的我。

我只愿你没有看到。我穿着肥大的校服晕倒在地引起混乱的样子一定又狼狈又可悲，我不想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如此不堪的样子。

虽然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我对于你是否看见了我为何那么在意。

也许，你写信给的那个叶小桐，并不是我这个叶小桐？

我打电话问了香和子，还去问了整条香樟街的邻居，最后去查了你的学校与我的学校前三届后三届的毕业生名单。

叫叶小桐的人，就只有我一个。

第二封信，是在两个月后寄来的。

那天工作很忙，回去时夜市都要结束了。罗叔正要收摊关门，看到我，说今天送来了一封我的信，就放在柜台上。

开封市香樟街 53 号，叶小桐收。

我拿着信跑上楼的时候，急得被楼梯绊了一跤。手掌擦破了皮渗出血珠，我没管，几近手忙脚乱地打开抽屉，拿出了第一封信，还有几张已经陈旧的稿纸。我颤抖着手，一一把它们展开，仔细地对比着上面的字迹，生怕自己遗漏了一分一毫的相似之处。

竟一模一样。

是，我怎会疑心自己认错。这必定是你亲手写的信没错，是你亲手写给叶小桐的信没错，是你写给我的信没错。

这封信也很短，只有三句话。

叶小桐，今天在天波杨府门外的第五棵树下看见你了。想过去问你一句：你匆匆忙忙地跑着要去哪儿？

后来，没有去问。

赵樟和写于 2001 年 8 月 27 日

赵樟和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已经二十七岁的我，三更半夜拿着你写

于十年前的信蹲在地上呜呜哭的样子有多傻？

原来你真的发现了我。

2001 年暑假的最后一天，我在香樟街口那间小吃店里，像一个跟踪盯梢的特工，无所事事又假装无意地等了三个小时。

你终于出了门，大约是约了朋友见面。你没有搭乘交通工具，从香樟街走到书店街，穿过书店街又拐进了御街，从御街去了天波杨府。

你的朋友是几个男孩儿，他们似乎从外地来游玩。我贴在一棵树后面，看你和他们站在路边谈笑风生的样子，鹤立鸡群的挺拔秀气，真好看。

你的目光向我这边看过来的时候，我很慌张，转身走的样子一定接近了逃跑的姿势。

赵樟和，那一天，我没有要去哪里。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着急要去做的事情。我只是想去看看你。

我等了三个小时，终于看见了你，然后我的脚就和我的心分离了。我的心说：看到了就好，回去吧。我的脚却固执地要跟在你身后走一段，再走一段。

很多年后我回想起那两年的时光，竟然觉得又狼狈又美好。狼狈是因为我对自己忽然暗恋上你这件事情束手无措；美好是因为那些时光里，你一直在。

第三封信，我等了整整四个月，等得我几乎坐不住，满开封城地去找一间叫作时光邮递员的店。

只可惜一无所获。

出差一周归来，看到一封信别在门把手上，我还没有去看，

就已经泪落。

原来还有。

真的还有。

幸好还有。

叶小桐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。我竟然写信到自己家里给你。你不可能收到，不是吗？

叶小桐，可是我还是想给你写信。现在有很多通信工具，手机、QQ、电子邮件，可我不喜欢那些。我喜欢在纸张上写你的名字：叶，小，桐。你父母真会起名字。你名如其人，像一株小桐树，叶子向着光，迎风，默默生长。

现在你在哪里呢？你这样又优秀又坚韧的女孩子，大概会因为梦想走得很远吧。真想知道十年之后的你，会在这个星球哪个地方生活着。

想象你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会做什么工作，会不会还是短发的假小子模样，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在我最后一次当升旗手的那天晕倒，你是故意的吗？好让我认识你记住你，从那天之后，开始为叶小桐这个名字丢盔弃甲。

赵樟和 写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

赵樟和，从那天开始丢盔弃甲的人，何止你一个。

那个清晨我晕倒醒来后，白冰清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叶小桐，我告诉你。我终于有喜欢的人。”

“谁？”除了身高与成绩略逊于我，白冰清几乎样样比我完美，

给她写情书送礼物的男生很多，但是她眼高于顶，一般男生她看不上。

“赵樟和。”白冰清甜蜜又诡秘地笑着说，“名字也很特别吧？我刚打听到的名字。第一个告诉你哦。”

“恭喜你。”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，那个在朝阳中扬起国旗的完美少年的名字，就叫作赵樟和。

我后知后觉，打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已经和白冰清成为朋友。你被邀请参加白冰清的十八岁生日会。熙熙攘攘的少男少女中，你穿一件藏蓝色的T恤和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褲，有点儿清爽又有点儿忧郁，好看得不得了。

白冰清比我勇敢许多。她许完生日愿望，然后就对你说：“赵樟和，我喜欢你。你做我男友行吗？”

你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你的笑容又坦然又明亮，你说：“白冰清谢谢你。很抱歉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”

你的语气如此笃定。

当时我在某一个能够清楚地看到你却不容易被你发现的角落里，心被你的话瞬间打入万丈深渊。

那深渊深而冷，我掉落了很久很久，都没有真正到底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笑容，哪怕是一个无意的展颜，也能把我从掉落中拯救。

可是，你没有。

但没有关系。白冰清说，她会努力成为你喜欢的人的样子。

她好勇敢。我想我也要更努力。

第四封信，是在白冰清婚礼的第二天收到的。

婚礼前一晚她让我去她家陪她，我们聊了很多高中时候的事情，聊得很开心。临睡前，她忽然叹息一声，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：“叶

小桐你说，赵樟和喜欢的人到底是谁呢？”

答案呼之欲出，但我硬生生地吞了回去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回答她：“是呀，到底是谁呢？”

别说是白冰清，就连身在其中的我，亦不知道你喜欢的人居然是只有数面之缘的我。也许，不只是数面，而是我在偷偷地看着你喜欢你的时候，你也在偷偷地看着我喜欢我。

叶小桐，樱花开了。

我发现你不怎么喜欢春天，为何？你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不喜欢春天的人。我见过的第一个不喜欢春天的人是我的母亲。一到春天她就会因为过敏性肺炎而生病，病得重了她总觉得自己熬不过去。我九岁那年她真的就没熬过那个春天。不过我喜欢春天，我喜欢草长莺飞，我喜欢繁花似锦，我喜欢万物蓬勃。

我还喜欢，低头皱眉从樱花树下走过的你。

今天放学的时候，在东街那个拐角，有一片樱花落在你的帽子上，你甩了很久都甩不掉，气得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抹眼泪，真可爱。

这个春天我几乎都在请假，所以有很多的时间，我画了几张你的素描，不过因为画得不好，就不给你看了，我自己留着吧。

叶小桐。春天快乐。

赵樟和 写于 2002 年 4 月 7 日

原来，你的母亲也逝于春天。原来，你与我也有相同的悲恸感受。这算是一种缘分吗？

赵樟和，我不喜欢春天是因为我母亲死于一次踏春时的意外事故。

春天百花盛开万物生长，但是我的母亲却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赵樟和，你是第一个知道我不喜欢春天的人。连我的父兄，还有我的好友白冰清，还有今日的至交香和子，都不知道我不喜欢春天。

必定是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，所以，才能不用言语，只凭一眼半瞥，便能看出她内心的喜恶吧？

就如同我知道你喜欢四季变换。春天你会从春风下的落英缤纷走过，嘴角微扬；夏天你是临湖赏荷的白衣少年；秋天必会上山看叶；冬天则绝不错过踏雪寻梅。你欣赏并且享受着万物在流逝的时光中的千变万化，你在贪恋着美好的时光。

我为什么知道你喜欢。因为我远远地看着你，都能感受到你的欢喜。

白冰清说：“他真是一个浪漫的人呀。他站在樱花树下的样子，像极了天使，好完美。”

白冰清对你迷恋至极。她不似我，偶尔与你正面相遇，我总是低头不语以掩饰内心的心潮奔涌。她却会很主动地和你说话，总是寻找机会出现在你身边，她收集你用过的草稿纸，说你的字写得有多好看，你的演算多么简约明了。她还和朋友一起去过你的家，我好羡慕她。

白冰清还买了一台在当时很贵的数码相机，拍了好多你的照片。你在图书室看书的样子，你在操场跑步的样子，你和朋友聊天的样子，你匆忙经过路口的样子，你消失在街角的样子，好多好多。白冰清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，存放了厚厚的两个相本，和那些你用过的稿纸一起，很宝贝一样藏了起来。

她说，她问过你好多次，到底你喜欢的人是谁。

而你总笑而不答。

第五封信来的时候，是五月末。又是一年高考前夕，处处都是紧

锣密鼓的信号。

叶小桐，今天在花卉市场，又看见你了。

你买一棵那么大的榕树，想做什么？种在院子里吗？好奇。

你的头发又短了一点儿，下巴也尖了一点儿。高考前很辛苦吧？所以瘦了。

其实当时我想走过去跟你说句话。走了几步我又犹豫了。我们没怎么说过话，我突然走过去与你寒暄，太冒失了。

对自己的胆小有点儿小失望。

叶小桐，恭喜你收到了F大的特招信。我喜欢的女孩子，真聪明。很想知道你把那棵榕树种在了哪里。

赵樟和写于2002年5月30日

赵樟和，我把那棵榕树，种在了你们校园里。周末半夜去的。我把花盆扔掉，把土倒掉，还折了很多枝叶，好不容易，才把榕树从围墙扔了进去。然后我翻墙进去，把榕树种在了新修的行知园里。

我上周才去看过它。十年过去，行知园早已郁郁葱葱。那棵榕树高大了许多，树下修了铁架与原木的凳子，又优雅又古朴，正合我的意。

我在榕树下坐着的时候，想起当时买这棵树时，不过是不想让你看出我在跟踪你。种这棵树时，想的也不过是，也许某一天你会回母校，然后，经过这棵树下，也许还会因为它的亭亭如盖，在树下站一会儿。

有过吗？赵樟和，你曾经经过那棵榕树下吗？有没有某一片被我深深地祈祷过拜托过的叶子，温柔地想停在你的肩上？

我现在住在你住过的房子里。我的床放在原来你的床放的地方。